

興義府志卷四十一目錄

風土志 苗類

興義府苗類 猓家 猓家 苗

興義縣苗類 猓家 猓家 苗

普安縣苗類 猓家 猓家 苗

安南縣苗類 猓家 猓家 苗

貞豐州苗類 猓家 猓家 苗

册亨苗類 猓家 猓家 苗

猓家 猓家 苗

猓家 猓家 苗

猓家 猓家 苗

猓家 猓家 苗

黑猓

猓

白猓

猓

興義府志卷四十一

興義府知府張鎡纂修

風土志

苗類

黔苗種類甚多興郡全境僅有七種曰狃家苗曰獐家苗曰花苗曰白猓猓曰黑猓猓曰僊人曰老巴子皆耕田納賦悉熟苗也以德撫柔是在守土者志苗類

全境苗類

府親轄境有苗二種曰狃家曰猓猓

紀略云興義府親轄地有苗二種一曰狃家二曰猓猓散處懷德永化二里

興義府志

卷四十一

苗類

一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舊志云親轄以狃苗居十之八九猓苗十之一二此苗昔爲土目之佃亦卽土兵也分地而耕納租於主者是爲公田其餘衆苗通力合作按畝收利者則爲私田自改土以來其公田已入糧冊而私田存於土目爲口食之資苗民耕種輸納而外出穀一二斗於土目是主佃之名猶存也懷德永化二里之情形如此至安仁一里爲屯田漢民主之苗民耕之其完租輸納又與二里稍異總之苗民近於郡城者尙曉漢語催征猶易在十八寨之狃苗則言語不通姓名難辨惟有土目以統轄之寨長把事以管束之不獨催征有著落而奸匪亦易於稽查苗目把事如漢民之有鄉約然無權籍而彼沿舊習虐苗民苗民亦有不聽其約束者官爲整理之因人駕馭事得其平則地屬易治是在守土者勿以苗民爲愚而

欺之也可

按舊志之言實至言也昔嘉慶二年府役爲虐于狝苗狝苗遂反以致太守身殉郡民塗炭撫民者可不加之意哉滇行紀程云苗民貪悍輕生跣足走險易于爲亂雖飢寒迫之亦由漢人欺其愚而侮之太過忿激而成之也

興義縣有苗四種曰狝家曰獐家曰猓獯曰棘人

紀略云興義縣有苗四種一曰狝家居南里北里諸寨二曰獐家居捧鮓諸寨與漢人雜處三曰猓獯居歸順狗場諸寨四曰棘人居中左中右諸里

普安縣有苗五種曰狝家曰白猓獯曰黑猓獯曰棘人曰老巴子

紀略云普安縣有苗四種一曰狝家二曰白猓獯三曰黑猓獯四

興義府志

卷四十一

苗類

二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曰棘人錯處境內各里

識略云普安縣興讓里有老巴子一種亦苗類

安南縣有苗四種曰狝家曰獐家曰猓獯曰花苗

識略云安南縣有狝家獐家花苗三種

紀略云安南縣有苗四種一曰狝家二曰獐家三曰猓獯四曰花苗錯處境內各里

貞豐州有苗五種曰狝家曰獐家曰白猓獯曰黑猓獯曰棘人

紀略云貞豐州有苗四種一曰狝家二曰白猓獯三曰黑猓獯四曰棘人錯處境內

按今有五種尙有獐家一種黔南識略云貞豐州有獐家苗册亨有苗二種曰狝家曰獐家

紀略云册亨有苗一種曰狝家

通志云獐家苗在册亨等處

識略云事有理之所必無內地之人雖三尺童子皆知其非者而苗人則深信不疑釀爲巨獄殞其身首而不覺悟故諸苗訐訟一經漢奸播弄雖致死不吐實情必先拘其指使之人而後可以發其覆否則謂背盟不祥必干鬼怒也蓋其信巫畏鬼之心甚於畏法漢奸每先與之宰雞盟誓謂之喫血喫血之後乃爲之授意作詞以漁其利往者興義苗匪滋事賊中有號爲七絡鬚者少遊蕩湖南北間無所得食歸則揚言得異人術可避兵刃但以紙扇揮之雖火器無能中傷遠近諸苗神其說眞以爲可揮扇而抗拒也遂蠡起時城中鎮標兵皆調赴湖南軍營賊偵知無備所在繹騷

迄總督帶兵至不旋踵而罪人斯得附和者靡有孑遺矣夫揮扇拒兵之說婦人孺子之所不信也而苗人信焉且從而蜩螗沸羹焉非愚之又愚者乎竊謂治苗疆者在治其害苗之人邪教左道類皆江湖求食流耳始猶僅爲餬口計後則煽惑愈衆能聚而不能散必至於負嵎反噬而後止則無事之時稽查不宜不密也矧興義自軍需以後土曠人稀多滇蜀流寓之民良莠雜糅習俗不一嘉慶十三年間曾又有會匪巨案經地方大吏先事訪聞痛加懲創以後稍稍安輯蓋待其旣發而後制之與伺其未發而先禁之勞逸殊而難易亦逕庭也此輩之來迹秘而風聲自張非溷跡於星卜卽嫁名於醫巫不張皇其術業斷無以聳動愚頑官以是時從而掩捕之易如反手但審其實在有據者卽律以惑衆重典

蓋殺此一人卽可以安千萬人並不止爲此一方愚苗計也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國僑善用猛者也而聖人稱爲惠人治興義者其有取於斯夫

接近之治苗者苗民與漢民訟必左袒漢民征賦則或于苗民畸重此致變之道也治苗者宜政刑持平德威相濟于催科中寓撫字使吏胥不虐而苛索無聞斯永相安于無事矣至治苗弭變之法則絕漢奸誠爲第一要務昔嘉慶二年之變知府曹廷奎之子實通狃苗以致太守觸楹郡城幾陷善乎黔書之論治苗也曰苗患多起漢奸或爲之發縱指示于中或爲之補救彌縫于外黨援旣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不可復制當事者非畏賊而偷安卽養賊以自重甚至勾賊以爲利其事之壞大抵然也後之欲弭苗變

者絕其賄賂之門示以必死之法庶幾其少豸乎

狃家苗卽元史之仲家蠻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今興郡全境皆有之

舊志云狃家爲苗中最黠者性本貪殘情多狡詐在昔佩刀挾弩伏莽劫掠是其長技今則向化畏法佩刀挾弩之習全除而鼠竊狗偷之性猶未盡改男苗薙髮已久頭纏青花布巾衣則漢裝通漢語者不知爲苗人也惟婦女服飾仍沿舊俗椎髻長簪銀環貫耳項挂銀圈以多爲榮衣短裙長衣色爲青藍紅綠花繡爲緣飾裙以青布十餘幅緝褶鑲邊委地數寸腰以長花帶數圍結於後帶垂若翅然俱能紡績以供衣服其俗每歲三月初三宰猪牛祭山各寨分肉男婦飲酒食黃米飯苗語以是日爲更將猶漢語呼

爲過小年也三四兩日各寨不通往來誤者罰之六月六日栽插已畢其宰祭分食如三月然呼爲更六六猶漢語云過六月六也按黔南識略云狝苗以三月三日祭山苗語謂之拈山猶漢語云祭山神六月六日宰祭分食謂之更將猶漢語云過小年語與舊志小異病不信醫用巫禳之其巫名曰報暮死則火化今知用棺瘞矣昏喪一踵陋習苟簡從事嗜酒每逢場集三五成羣必醉而歸亦積習然也

通志云狝家苗五代時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一曰補籠一曰卡尤一曰青狝南籠各屬皆有之有黃羅班莫柳文龍等姓好樓居衣尙青以帕束首婦人多織好以青布蒙髻長裙細摺多至二十餘幅拖腰以采布一幅若綬仍以青布襲之性勤于織以十二月爲歲首斂牛馬雞犬骨以米糝和之作醅至酸臭爲佳稱富

興義府志

卷四十一

苗類

五

賈陽文通書局代印

積者則曰儲醅幾世矣

按尙谿織志云狝苗粥雜魚肉蛆蟲叢嘍以爲珍美謂之曰醅殺牛以牛骨浸重淵

歷久乃蘇取出食之以爲至美□牛角掛屋以矜富

婚姻皆以苟合孟春跳月用采布編爲

小球謂之花球視所歡擲之奔而不禁

按跳月詳後跳月記

聘用牛以姿色

定聘資多至牛三五十頭喪則屠牛召戚友以大甕儲酒執牛角灌飲醉或至于相殺主人不食肉止啖魚蝦葬用棺以繖蓋墓上期年而火之祭用枯魚歲首擊銅鼓爲歡土人或掘地得鼓卽以爲諸葛所遺富者不吝值爭購每畜蠱毒夜飛而飲于河有金光一道謂之金蠶常以殺人否則反噬其主故雖至戚亦必毒之以

洩蠱怒

按尙谿織志云狝苗能爲蠱毒其法五月五日聚毒蟲于

中者立斃造蠱之法多端有所謂金蠶蜈蚣蠱者其術不可思議大約其用蠱恒在冷茶冷酒中及菜蔬肉食中第一塊上慮爲所毒宜取甘草嚼而嚥汁中毒卽能吐出仍以炙甘草三兩生薑四兩水六升煮二升日三服或用都淋藤黃藤酒煎溫常服則毒

隨大小便出若含甘草而不吐者非毒也又三七末葶藶皆可解
又白礬細辛末各五錢新汲水調下得吐即止又解毒藥有
名三百頭牛者土常燒病人所臥之箕則病者能自言下蟲何人
帶有三蟲而臥病者燒病所臥之箕則病者能自言下蟲何人
也蟲之家其夜必出蓋死之魄光如拽拂拭故牖之上織塵不
下也蟲之家其夜必出蓋死之魄光如拽拂拭故牖之上織塵不
染也覺之者為女字許埋十字街心則蠱神反為彼崇又蠱神畏
蠱我方食時竊其少許埋十字街心則蠱神反為彼崇又蠱神畏
蠱取蝟入養蠱家其又斂毒藥以染箭鏃中人血濡縷立死按崙
志云狃苗弩名曰偏架其弓似獵人射生弩差大狃苗以毒蛇含
矢鏃而燒其尾毒氣聚鏃尖中者必死治法先掘土坑用火燒溫
將人納其中以瓷片劃碎其出入必負強弩帶利刀睚眦之仇必
報遂有納小蛇迸出方得無患

放黑以為嫁禍之媒或聚眾劫掠或禦人於塗明時累費征勦兵
至則散兵去復聚然貴陽安順等處夥居勢熾性多剽悍其散處

各屬者頗馴良近皆甯戢悍俗還淳多有讀書識字者

黔書云狃家苗性險譎嗜殺或聚眾出劫或禦人於途累行征勦
然兵至則散兵去復聚難於持久後用鵬勦法稍安戢黔患未有
大於狃家苗者

滇黔紀遊云狃家苗最惡而險通漢語知漢書商賈於諸苗中如
徽人紹人之於中原也秉性匪良專造毒弩種蠱毒劫掠百姓為
害最烈捕則竄入深箐無從追緝田綸霞先生撫黔設鵬勦法始
不敢出四境獲安

紀略云興義府親轄地有苗曰狃家苗散處懷德永化二里興義
縣普安安南貞豐册亨亦皆有狃家苗又云五代時楚王馬希範
遣兵戍地其部眾欲自異於諸蠻因以其主帥之性為號遂為仲

家故今狎苗猶以貴種驕諸苗

按狎家苗元史作狎家蠻元史地理志有仲家蠻長官卽今之狎家苗也狎苗之見正史始此明史或作仲或作狎今隨俗作狎黔書謂狎苗五代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黔南紀略謂是馬希範戍兵以帥性仲故稱狎家平夷縣志又謂狎家苗爲宋時因罪投荒者故祀祖猶沿華俗三說各異未知孰是今郡境狎苗自嘉慶二年叛後大兵勦平近頗馴謹畏法耕田納賦無異漢民

獠家苗宋儂智高之後本名儂家苗後人訛爲獠家苗興義縣安南縣貞豐州有之

通志云獠家苗在永豐州册亨等處其俗薙髮衣服俱效漢人婦人短衣長裙首蒙青花布手巾猶循苗俗性獷悍嗜殺自改土歸

興義府志

卷四十一

苗類

七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流漸遵禮法勤耕織

識略云貞豐州苗係獠家仲家二種

紀略云興義縣有苗曰獠家居捧鮓諸寨與漢人雜處安南縣貞豐州亦有獠家苗又云宋儂智高爲狄青所敗走泗城諸府於是南中有獠家苗矣

皇朝職貢圖云獠人其土酋儂姓相傳爲儂智高之裔喜樓居脫履而登坐臥無牀榻男子以青藍布纏頭衣短衣白布纏脛婦束髮裹頭短衣密鈕繫細摺桶裙著繡花履性悍好鬪出則攜鏢弩歲納糧賦

按獠家苗册亨捧鮓爲多册亨捧鮓昔爲泗城土府地儂智高昔走泗城則儂家苗爲儂智高之後無疑也

花苗安南縣有之

識略云安南縣有花苗有頭目管轄

通志云花苗無姓氏衣用敗布緝條以織衣無衿竅而納諸首男以青布裹頭婦人斂馬鬃尾雜髮爲髮大如斗籠以木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飾袖以錦故曰花苗每歲孟春合男子於野謂之跳月擇平壤地爲月場鮮衣艷粧男吹蘆笙女振響鈴旋躍歌舞謔浪終日暮挈所私而歸比曉乃散聘資視女之妍媸爲盈縮遇喪則屠牛召戚遠近各攜酒肉以賻環哭盡哀葬不用棺斂手足而瘞之卜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爲吉病不服藥惟禱於鬼宰牲磔雞往往破家終不悔悟以六月爲歲首其性戇而畏法其俗陋而力勤

興義府志

卷四十一

苗類

八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黔書云花苗少年縛楮皮於額婚乃去之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屬爲期動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雞取其脛骨與腦驗之

按跳月花苗與狃苗同陸雲士有跳月記甚詳附錄於右

附文

跳月記

國朝

陸次雲

苗人之婚禮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舞求偶也載陽展候杏花柳稊庶蟄蠕蠕箐處穴居者蒸然蠢動其父母各率子女擇佳地而爲跳月之會父母羣處於平原之上子與子左女與女右分列於原隰之下原之上相讌樂燒生獸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啣酒而飲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則椎髻當前纏以苗帨襖不迨腰禪不蔽膝禪襖之際錦帶束焉植雞羽於髻巔飄飄然當

風而顫執籥笙笙六管長二尺蓋有六律無六同者焉女亦植雞羽於髻如男尺簪寸環衫襟袖領悉錦爲緣其錦藻繪遜中國而古文異緻無近態焉聯珠以爲纓珠纒纒繞兩鬟綴貝以爲絡貝搖搖翻兩肩裙細摺如蝶板男反禪不裙女反裙不禪裙衫之際亦錦帶束焉執繡籠繡籠者編竹爲之飾以繪卽采毬是也而妍與媼雜然於其中矣女並執籠未歌也原上者語之歌而無不歌男並執笙未吹也原上者語以吹而無不吹其歌哀艷每盡一韻三疊曼音以繚繞之而笙節參差與爲縹緲而相赴吹且歌手則翔矣足則揚矣睽轉肢迴首旋神蕩矣初則欲接還離少且酣飛暢舞交馳迅逐矣是時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有數女爭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擇者有數男競近一女而

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復相捨相捨仍相盼者目許心成籠來笙往忽焉挽結于是妍者負妍者媼者負媼者媼與媼不爲人負不得已而后相負者媼復見媼終無所負涕洟以歸差愧于得負者彼負而去者渡澗越溪選幽而合解錦帶而互繫焉相攜以還于跳月之所各隨父母以返而後議聘聘以牛牛必雙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後儷皮循蜚氏之風歟嗚呼苗矣

見崗谿織志

猓獠有黑白二種即古之盧鹿漢羅甸王濟火之後也或稱爲羅羅或又稱爲獠獠郡境皆有之

舊志云猓獠名雖一種有黑白之分貴賤之別黑猓爲大姓爲貴白猓爲小姓爲賤一切婚嫁貴賤不相紊也性鷙悍尙氣力盤馬射獵挾鏢試準在昔云然今則向化日久已無好武之習其心忠

直蠻王雖改土歸流數十年來猶聽土目之子孫約束以開山種土畜牧爲生計儉樸成風鮮有盜賊猓男薙髮以白花布巾纏頭衣同狝苗婦女長袍長裙銀環貫耳髻首稍異狝婦俗則信鬼尙巫刻木示信又略與狝苗同

通志云猓獠本盧鹿訛爲今稱有黑白二種黑猓獠又名烏蠻深目長身黑面而白齒鈎鼻薙髮而留髯有文字類蒙古書男子以青布纏頭籠髮其中而束於額若角狀短衣大袖繫藍裙女人辮髮亦用青布纏首多帶銀梅花貼額耳帶大環垂白項拖長裙三十餘幅烝報旁通覲不慝也白猓獠又爲白蠻風俗相似飲食無盤盂以三足釜灼毛醋血無論鼠雀蚘蝻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

黔書云蜀漢時有濟火者從諸葛亮破孟獲有功後封羅甸國王卽猓獠遠祖也黑猓獠其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戴之不敢貳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行則荷氎戴笠見其主必左肩拖羊皮一方悍而喜鬪習攻擊尙氣力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七一枝抄飯哺許搏之若丸以七躍入口食已必滌臆刷齒以爲潔作酒盎而插以盧管啐飲之男子薙髭婦人束髮纏以青帶疾不延醫惟用巫號曰大奚婆事無巨細皆決之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繼立其長死則集千人披甲胄馳馬若戰以錦緞氎衣披死者尸焚於埜招魂而葬之張蓋於上盜隣長首以祭不得則不能祭期會交質無書契用木刻重信約尙盟誓凡有反側剝牛以諭領片肉卽不敢復背善造堅甲利刃標槍勁

弩置毒矢末霑血卽死白猓獾飲食無盤盂無論蠕動之物攫燔攢食以販茶爲業

尚谿織志云黑猓獾男女貴者寢不同席至夜半密通之男去鬚女辮髮氈衫爲禮雞骨占年死不用棺招魂以葬女子以善淫名者人爭娶之以爲美白猓獾迎春吹笙跌地而賀又云猓獾之俗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

紀略云興義府親轄地有猓獾居懷德永化二里興義縣有猓獾居歸順狗場諸寨安南縣亦有猓獾錯處境內各里普安縣貞豐州亦並有黑白猓獾又云猓獾男子服青白布女人辮髮用青布纏之首戴梅花耳垂大銀環衣長裙以二十一幅布爲之婚姻以馬爲聘死者擇地蓋高棚名曰翁車親戚以牛酒致祭哭泣之哀

弔者各率子弟執竹圍繞性頑梗尙知守法黑猓獾貞豐州普安縣皆有其人深目長軀以青布籠髮束額若丫角狀短衣大袖平居畜馬好馳騁習標槍以射獵爲業白猓獾性强嗜酒尙畏法以販茶爲業

按猓獾或稱爲羅羅或稱爲獾獾漢羅甸王濟火之後也大定府志云其俗有方袍以諸色帛爲細方塊繡花卉鳥獸其上連綴至方二尺爲一幅一袍以數十幅爲之前短後長四周連綴上開一孔自頭籠下加諸衣之上是衣惟新婦於初至之三日衣之以陪客平時不用也飲食用木匙曰馬匙盛菜以木碗名補肚補肚高脚卽古之豆凡食男就桌女席地凡飲置糟於甕挹水注之插管而吸焉謂之啞酒

按尚谿織志云啞酒一名鈎籐酒以米雜草子爲之以火釀成不芻不酢以藤吸取多有以鼻

飲者謂由鼻入喉更有異趣

主僕不同飲黑種不與白種爲婚而烝報旁通覲不惡也婚禮自媒妁通言後用雞卜雞卜者殺雞取兩膊骨插小竹籤於骨之細孔數其籤以卜吉凶所謂雞骨卜也既吉則藏其骨以爲徵初嫁三日不拜翁姑而必出陪客也病不延醫惟用鬼師以牛羊鷄豕禳之鬼師又號淨眼卽巫也將死著衣躡草履屈其膝以麻繩縛之乃殺羊取其皮既死則以覆曰覆已用竹席裹之木二皆長二丈餘橫合之以短木若梯狀別爲竹編以柴爲經竹緯織之廣二尺許長若梯鋪之於梯上側置其尸於上男則面左女則面右不葬而焚將焚族黨咸來是爲翁車亦曰甕車甕車者高四丈四隅各豎木爲柱覆之以草若亭狀而可舁行用布或帛繪鳥獸花卉於上懸之甕車之柱曰祭軸廣二丈餘長稱之甕

車之中置矮牀而置尸及梯於上甕車之次又有一架鬼師披虎皮坐其上作法念咒謂之作戛殺一豕令人負之隨死者之子哭泣繞甕車三匝羣媳披袍立旁而泣朝暮行之卽是朝夕奠也甕車居中死者之子隨甕車皆騎馬別有魂馬魂馬者備鞍韉而空之置之甕車前若古之魂車也又令數人負死者平日之用器隨魂馬之後蓋亦古陳衣服之遺意喪行前吹長筒喇叭爲號至焚所又有跳脚之俗將焚之前姻黨羣至咸執火以來至則棄火而聚其餘炬於一處相與攜手吹蘆笙歌唱達旦謂之跳脚也及焚之日鬼師祝告椎牛數十以祭凡焚必先擇地築土爲臺高二尺許覆大蓋於上聚柴爲九層樓舁尸至其上橫陳而側置之男面南而女面北已乃舉火既焚以麻布爲帳覆守之三日乃去焚餘

及其灰不復掩葬也子婿之送婦翁喪也牽牛負酒率步騎數十人各執長竿竿上懸白紙若旗至於甕車之側繞之二匝及行送已乃與其徒執鎗向空擊刺而去名曰殺鬼
夔人漢夔侯之後今興義縣普安縣貞豐州皆有之

通志云夔人在普安土官各營男女皆披氍衣垢不沐浴凡猓狝獐獠言語不相通者常以夔人通傳聲音俗於六月二十四日祭天過歲朔望日不乞火性淳而佞佛常持素珠誦梵咒

尚谿織志云夔人號十二營長羅鬼獐獠言語不通夔人傳譯

紀略云興義縣有夔人居中左右諸里普安縣貞豐州亦並有夔人又云夔人男子披氍不沐浴六月二十四日爲度歲朔望持齋梵誦通各苗語

按王制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棘棘古通漢有棘道縣故棘侯邑其地在叙州府今興郡之夔人蓋古棘侯之餘種遷流至興郡者也或謂夔人卽擺夷百夷其說非也又考唐有阿棘部卽唐書之阿逼部苗譜謂卽祝明長子之後亦羅羅種也與夔人異
老巴子自湖南遷來普安縣有之

識略云普安縣興讓里有老巴子亦苗類由湖南移居於此其服飾與漢人同語音稍異

按以上各種苗俗不同而有苗之通俗相同者滇黔紀遊云苗俗娶妻必生子然後歸夫家尚谿織志云苗人取雞卵畫墨祝而煮之剖視吉凶又云男子相歌於正月朔三月三八月十五此三日謂之浪花歌尤無禁忌又云祭設女媧伏羲位祝神多書孔明夫

子位自按今郡苗多祝岑彭又云苗人請客先到者上坐子先赴席
子居父上又云火器有過山鳥者能打越重山絕無障礙滇黔紀
程云安南至新興所苗類甚繁輿徒力役皆苗也每輿夫一名父
子兄弟皆隨之互相更代以均其勞疾走若飛

又按苗俗跳端公田居蠶室錄嘗言其詳元田居蠶室錄云端公見

間或疾或崇招是伏驅襪必以夜至其所奉之神製二鬼頭一赤面
長鬚一女面謂是伏驅襪必以夜至其所奉之神製二鬼頭一赤面
圈衣以倚於案左右擊鼓于此巫或男裝或女裝上者供神曰五
猊亦有小像巫以次登壇曼歌徐引堵若神帶左旋風轉口吹舒或
戴觀音七佛冠跪以娛神曼歌徐引堵若神帶左旋風轉口吹舒或
歌或舞抑揚拜跪以娛神曼歌徐引堵若神帶左旋風轉口吹舒或
圓散燒紙錢盤而聽神者如堵若神帶左旋風轉口吹舒或
訣小巫戴錢盤而聽神者如堵若神帶左旋風轉口吹舒或
猖大乃踏鬼面隨扮土地神者如堵若神帶左旋風轉口吹舒或
嘯時擲筭得謂捉鬼也時陰氣撲人必寒燭瘦角聲所吹及而
間無處如其小兒每者令母不覺其致奄奄而斃先必然斬茅作人兒衣禱

興義府志

卷四十一

苗類

十四

賈陽文通書局代印

替災難也至是畢歌移其神像于案前虛立椀中歌以勸送茅則謂
神苗祭用巫設女媧伏羲位則此乃相沿苗也今土峒夫家亦志
言苗祭用巫設女媧伏羲位則此乃相沿苗也今土峒夫家亦志
與滇人沉湘以魂尚鬼自法紀其固不足且賤地方官若禁其泰大
甚必今日教下乾隆中胡端嘗著論禁之其論甚正論胡端黔蜀之公
地風教苗至惡者莫如端公不悉禁必為大害吾祖也蓋苗歌舞跳
躍盤旋苗步也曼聲謂此巫教乎雖古道論亦楚巫亦楚巫尚之
而人競秦之非一哉矣何傷乎嗚呼教以神聖人亦楚巫亦楚巫尚之
盛自周秦來何一哉矣何傷乎嗚乎嗚呼教以神聖人亦楚巫亦楚巫尚之
何况哀也哉彼苗之神曰吾肌勿淪藥髓能療吾媚有仇亦不祖愧
也可哀也哉彼苗之神曰吾肌勿淪藥髓能療吾媚有仇亦不祖愧
之能殺之且躍吾曹食靈其神且祭勿淪藥髓能療吾媚有仇亦不祖愧
自决禍福假于惑遂羣起煽女小民無衣亦計而古師公者能亦先
尊知禍福假于惑遂羣起煽女小民無衣亦計而古師公者能亦先
遂燒許願敬神畏公于鬼深端之至中家殺醜血指神稱狡誓焉
者又或結連匪黨迎端公于鬼深端之至中家殺醜血指神稱狡誓焉
以爲生死兄弟互相劫掠于山秋巨奸大猾假其鬼名以號召亡教
惡至此延蔓不治吾相恐多事之秋巨奸大猾假其鬼名以號召亡教

命則張魯孫恩之徒未必非其人也故曰不悉禁必爲大害 郡苗嘉慶二年之變始亦託于跳端公知府曹廷奎以跳端公稟覆大吏遂不設備以致禍延數千里方今天下多事端公之術以食案斜側一足插于升內實米于升案卽不倒又以紙條懸斗米不墜以此愚夫愚婦多異而信之然終近邪術防患未然自宜嚴禁卽曰苟相安于無事卽可不禁然不禁苗之跳端公可且不禁紳民之跳端公亦尙可甚至以守土之官惑其術而亦跳端公則斷乎不可方今聖天子嚴禁邪教教匪之流毒已半天下守土之官旣讀書明理卽不禁之又何可轉而崇奉之也